



guangzhouaiqinggushi

广州爱情故事



许敏 冷静 著

花城出版社

guangzhouaiqinggushi

广州爱情故事

许敏 冷静 著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广州爱情故事

冷静, 许敏著.

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5.1

ISBN 7-5360-4412-7

I. 广...

II. ①冷...②许...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83315 号

责任编辑: 李 谓

装帧设计: 王惠敏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

(广东省台山市北坑开发区)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1.625 1 插页

字 数 270, 000 字
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7, 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412-7/I·3523

定 价 21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一

冬日的黄昏里，一个晚归的男孩背着书包，一路踢着个空易拉罐，叮叮当当的响声响彻宁静的老街。他走到一个门口停下，用力一脚将易拉罐踢远，推开门走了进去。

他从那棵巨大的紫荆树下走过，穿过院子来到正房的台阶下，这才留意到周围古怪的寂静，不仅自己家里毫无声息，似乎整个街区的人全都藏起来了；屏着呼吸，要给他一个恶作剧。

这寂静让他有些犹豫，但他还是硬着头皮推开了房门。

吱吱的声音打破寂静，屋内很黑，什么也看不到。男孩深吸了一口气，抬腿走进去，但落脚的地方立刻有些异样，低头一看，原来踩在一个人的头上，他用全部的力气大喊了一声，却没有听到任何声音。他再次深吸了口气，让狂跳的心平静一些，接着退后一步，脚踩到门坎上。地上的人看得更清楚了，安静地趴在那儿，披散的头发中露出一只又白又大的耳朵。

男孩小心翼翼地退出来，将门轻轻掩上。本已落下去的阳光，此时奇怪地从院墙外向内张望。他眯着一只眼向太阳看过去，它在紫荆树的繁叶中挂着，像一只温暖闪亮的钟摆，正无声无息地晃着。一片叶子突然闪开，炫目的强光射进他的眼睛，接着是一阵钻心的刺痛……

花盛开猛地惊醒过来，翻身坐起大声地喘息。他定了定神，下了床，赤脚走近冰箱。门被拉开的瞬间，暖黄的光流倾泻出来。他拿出一瓶矿泉水，一口气喝掉一半，走到窗边拉开帘子，将窗户全部打开。风立即将窗帘扬了起来，同时涌进来的还有夜晚街市的喧嚣。这个城市的夜生活刚刚开始，车流拽出的七彩光带，在倦怠的

晚风中轻轻地颤动。

道边停车位已经饱和，正是晚餐时间，鳞次栉比的餐馆与商铺门前，有的停满了各色车子，有的则恨不得把桌椅摆到快车道上。

远处，最后一丝天光还浮在楼宇的间隙里，点缀着几条玫瑰色的晚霞。

花盛开将空瓶子扔进垃圾筐里，穿好衣服，从门边的柜子上拿起头盔，提着垃圾袋出门。

音乐台设在丽晶大厦的23层，花盛开赶到的时候，导播已经开始准备了。“都市夜归人”节目时间只有1个小时，但却是台里广告费收入最丰厚的时段，有独立的播音室。外间是导播，负责线路的切换及中间的音乐，用大玻璃隔开的里间是花盛开的播音室，一张放着麦克的桌子，旁边几把椅子和一些耳麦，地上铺着很厚的地毯。他从冰箱里拿出一瓶水，只喝了一小口，在喉咙间含了一会儿再咽下去，看看墙上的钟时间已经近了，打手势让导播打开音控，对着话筒试音：“在我的后园，从墙外可看见两只猪。一只是小刘，另一只也是小刘……”

热线刚接通，立即有电话打进来。

“是花盛开哥哥吗？”一个很稚嫩的女孩子声音。

“是我，小妹妹你好。”

“你好花盛开哥哥，我想问一下，我……怎么才能知道，我男朋友……他还爱着我？”收音机里是一个小姑娘的声音。

“你需要告诉我，最近发生了什么。一般情况下，男朋友都是爱女朋友的。”

热线电话中挤满了爱情与家庭不幸的人，花盛开的工作，用台长的话，是为他们“答疑解惑”，充当良师益友的角色。用导播小刘的话，他和花盛开是两个守候在午夜里的“慰安夫”，上至七老八十，下至幼女，照单全收。

解答完那个13岁中学生对爱情的疑惑后，程慧的电话打了进

来。导播冲着花盛开挤眉弄眼，花盛开做了一个揪头发的动作。这个听起来已经不再年轻的女人最近一个星期来，每天都打热线进来，向花盛开诉说她的遭遇，快把这个节目搞成一个连续广播剧了。

“花主持吗？”

“是，是我。”

“我能听出来，你已经有点儿烦我了。”

“不，我们欢迎你这样热心支持的听众。”花盛开皱着眉说。

“其实我只是想和你说几句话，这样我会平静一些……”导播又在龇牙咧嘴，花盛开装着没看见。“我知道你不会把电话告诉我的……好吧，长话短说，以后我不会再来打扰了。我接受了你的建议，已经向他提出离婚了。”

“祝你一切顺利。衷心地。”

“还有，我的真名不叫程慧，不过这对你没什么意义。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程慧的电话挂掉之后，小刘插进来一段音乐，戴着耳机摇晃着肩膀。花盛开一阵轻松，靠在椅子上，将瓶里剩下的水一饮而尽。

满屋的电线像蛛网一样织在一起，他摊开四肢，觉得自己像只刚交配过的雄蜘蛛，在等待着饥渴的伴侣前来厮咬。他甚至怀疑，自己从前是否曾经为这份工作满足过，每天在心里堆积这么多的饮食男女故事，需要多么好的胃口，才能避免消化不良。

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，劳安迫不及待地一早去上班。心动过速，在本来是医生的劳安看来，根本不算是病，而是先天性的心脏功能问题。但李木听信了医生的渲染，坚决地要求劳安住院。不想让他担心，劳安抱着休假的心理，乖乖地闻了一星期来苏水的味道。

从老家刚来广州的时候，劳安一心想着进一家大点儿的医院，

就此安顿下来，但她和李木都没想到广州的大医院那么难进，最终找了这家小诊所，诊所里除了老板李医生两口子 and 他们的侄女，只有劳安一个外人。劳安在巴士上预想着李医生看到自己，眼睛会如何因为兴奋而张大，张大的嘴巴又会露出一口黑牙。老板娘肯定不会那么高兴，她好像一直觉得劳安是个威胁，但是一个月 2000 块的工资，能请到劳安这样的熟手，人又老实不多事，在广州并不容易，所以表面上她还是对劳安很客气的。

走到诊所门口的时候，劳安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，前后又走了几步，没错。门头上的招牌已经被拆掉了，铝扣板上还残留着没刮干净的泡沫塑料，还能看出“××第一医院广州分院”的字样，铝合金玻璃门上则写着招租的电话，门内十来个平方米的空间一目了然，除了墙角的一小堆垃圾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
劳安回过神来，从旁边的小巷绕到后面去找房东。

只有房东老太太一人在家，听她用客家话说了半天，劳安大致弄明白了诊所前两天才搬走的，来了一个卡车，一个小时就搬空了，还缠着房东免了几天的房租。也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，只听说不办诊所了，要回老家。

她道谢退了出来，心里空荡荡的，忽然想起还有一个多月的工资没领。

12 月的阳光暖暖地照着，间或有干燥的风吹来，写着“宫廷秘制烧鸡”的红色横幅不时随风翻卷，烧鸡店前排成长龙的男女一边浅淡地抱怨，一边缓缓挪动步子。终于轮到劳安的时候，她向售货员要了许多保鲜纸，将那只金灿灿的烧鸡裹了又裹。排在劳安后面的人不耐烦地催促：“小姐！要那么多塑料袋很不环保的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非常别扭的岭南普通话。劳安觉得自己的长相并不容易一眼就看出是“外省人”，但她觉得奇怪的是，岭南人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感觉，见了她都说“国语”。

“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住得远，冷了不好吃。”劳安边解释边走向道边的巴士上落站。

照例是人挤人。遇红灯刹车时，劳安一个趑趄向前扑去，没来得及找到道歉对象，一个中年妇女用粤语骂了起来。

“对不起”三个字被卡在喉咙里，劳安抱着怀里的烧鸡，有些语无伦次地解释：“不是我故意要撞的，明明是司机，明明是惯性……又不是我……”

中年妇女恼火而厌恶地看了她一眼，骂了一句：“庸俗！粗鲁！”

劳安一时间反应不过来，却在中年妇女厌恶和鄙夷的视线中无地自容，只好提前下了车。

李木不在家。打他的电话，手机不在服务区内。

劳安找了一只盘子把烧鸡放好，从冰箱里拿些蔬菜走进厨房，先淘了米泡着，然后边洗菜边哼着《城里的月光》，不时故意走调。劳安喜欢用自己的方式翻唱老歌，把一首歌唱得别人越是听不出来，心情就越好。但是今天好像不行，装着一肚子别扭，想跑调都不容易。

从厨房出来，看着挂钟，才意识到准备得太早，不过是中午刚过。剥了一个桔子，边吃边走到阳台上。风信子的叶子更蔫了，耷在塑料花盆的沿上，接触的地方有了病变，形成一道褐色的折痕，薄得像一张纸。她拿起旁边的喷壶，对着叶子摁了两下，水雾在叶子上形成一些晶莹的细珠，看上去很有希望似的。

也许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，重新找一份工作，上次的诊所不也是在网上找到的吗？劳安想了想上次李木从网上查询的过程，隐约记得有个叫“搜索引擎”的东西。

电脑已经显得老旧了。劳安将键盘倒过来晃了晃，掉出来一堆烟灰，又用湿抹布仔细地擦过一遍，这才坐下来打开电源。系统提示要输入密码，劳安有些纳闷。这台电脑放在屋里将近两年，除了

李木和她，没有别人来过，好好的为什么要密码？以前怎么不要？

她先输入存折的密码，那是自己和李木生日的前三个数字拼成的，提示错误。

再输入各自单独的生日，还是提示错误。

她靠在椅背上想了一会儿，把生日的一堆数字颠倒次序，长短变化地敲了一通，提示的文字一如既往。她越来越火，提起键盘在桌子上摔了摔。

她站起身来，决定放弃，但走到门口时，突然想起来一件事，回来在键盘上敲下“limu”几个字母，提示仍然不变。当敲下“laoan”时，电脑传出一段悦耳的旋律，进入了桌面。劳安笑了，她觉得李木用自己的名字来做密码，真是太聪明了。

太阳快要落下去时，劳安关掉电脑，走出卧室，直着眼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盯着盘子里的烧鸡看了一会儿，突然连盘子一起狠狠地扔在地上。盘子跌成洁白的碎片，烧鸡滚到墙角靠着。

阳光全落下去了。劳安擦了擦眼睛，去卫生间拿了工具把碎瓷片打扫干净，重新找了一只盘子把烧鸡装好，拿起包出门。

在电梯出口遇到李木。

“临时通知开会。”

“临时有个手术。”

劳安和李木同时开口。

李木有些诧异地看了她一眼，随即把劳安拥在怀里往回走。电梯里没有别人，劳安突然用力抱紧李木，大声哭起来。

他们住的楼层不高，李木还来不及安抚劳安，电梯门开了，有人在门口等着。劳安只能把头埋进李木怀里，邻居边上电梯边扭着脖子往这边看。

开门看见茶几上的烧鸡，李木笑着在劳安脸上亲了一下：“看你把烧鸡包得跟木乃伊似的。”劳安笑不出来，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打开电视来看新闻，听着李木进了厨房，抽油烟机的轰隆声，

然后是铲子在锅里翻炒的单调声响。

吃饭的时候劳安显得心不在焉。米泡得时间长了，饭很松软，李木说以后就要这样煮才好。

劳安拿筷子在碗里搅了半天，突然说了一句：“李木，我很庸俗很粗鲁吗？”

李木笑了笑，问她是不是受了什么气。劳安摇摇头，李木没有再问。

晚上李木在电脑前坐了很久，说是要赶一份文件。劳安也不多说，收拾好了自己先睡。李木经常把公司里没有做完的文件带回来加班，起初怕影响劳安睡觉，电脑在客厅里放着，后来劳安主动要求把电脑搬进卧室，要李木守着她睡，击打键盘发出的劈啪声曾是劳安最好的催眠曲。

许久，李木听见劳安还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走到床前问她：“到底出什么事了？”

劳安翻身抱住李木，哇哇地哭出声来：“我要抱一抱才睡……”

李木愣了一下：“你等等，我马上来。”

劳安把诊所神秘失踪的事情告诉李木，他松了口气：“傻孩子，我还以为什么大事。广州这么多诊所，再找一家呗。以后有机会还是要到大医院去，小诊所毕竟不保险。”

劳安想说不想再当医生，但见李木已经转过头忙去了，硬生生把话头咽了下去。翻来覆去合不上眼，她干脆起来到客厅里去，从一个纸箱里翻出一盒拼图，擦了擦灰，倒在地板上。李木远远地问了一声干吗呢，劳安说没事，那边儿再没动静。

把沙发上的垫子拿了一个下来坐着，又从茶几底下的一堆杂志中翻出一个收音机，打开调台。电池的电量有些不足，有些沙沙声，但还能听清楚主持人的声音，是12点到1点的“都市夜归人”节目。劳安把音量调低，开始专心地拼那张1000片的拼图，图案是史努比睡在狗窝的屋顶上，周围鸟语花香。

“我想问一下，我……怎么才能知道，我男朋友……他还爱着我？”收音机里是一个小姑娘的声音。

“你需要告诉我，最近发生了什么。一般情况下，男朋友都是爱女朋友的。”劳安以前听过几次，知道这是主持人花盛开。

“其实我们一直都挺好的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最近我觉得他爱上别人……”

“你看到他和别人在一起了吗？或者，只是听别人说起。”

“都没有，只是这么觉得。”小姑娘的口齿突然利索起来。

“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有什么反常的表现吗？对了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女士。”

“13了。”

“啊……那你也快成为一个成年人了。”

劳安笑出声来，李木从卧室里出来添水，在劳安身边蹲下来看她拼图。

“听什么呢？”

“好像叫都市夜归人，一个节目。”

“你快一年没玩过这个了。”劳安没吭声，李木接着又说：“别想那个，明天上班我问问同事，到网上也查一下。”

劳安咬了咬下唇，挺直身子，开始从上到下，拼那些相差无几的云朵和蓝天。

二

12月初，顾大成从西藏回来，与花盛开见过一次，带着一个叫李梅的女人，说是泡吧的时候认识的，是个文学女青年，特别喜欢他的诗。李梅看起来已经不很年轻，和花盛开脑中的“文学女青年”有些距离，二十六七岁的样子，个头不高，短发杂染着几络金黄，一身牛仔上有不少零碎，有些水蛇腰，走起路来不仅身上有动静，而且上下半身有些脱节似的。她在酒吧里大声朗诵了一首顾大成的得意之作，显得特别活泼，给花盛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别后没多久，再接到顾大成的电话，说已经和李梅领了结婚证，平安夜那天摆酒。

顾大成做事一向出人意料，所以花盛开并不意外。在上大学的时候，顾大成就整天翘课，喜欢和一帮北漂的艺术家们混在一起。大四眼看要毕业，又向学校请假，说要去西部考察民情，未得到同意后，只给花盛开说过一声就消失了。毕业前夕，他回到学校，衣衫褴褛，形同乞丐，宿舍的人还以为是走错门的。学校因为他无视纪律，给予开除处理，顾大成毫不在意，花盛开读硕士期间，他混在他们宿舍，零星打工，帮人翻译文稿，甚至去卖过盗版光碟，一直到与花盛开一起南归。

花盛开在电话里问要不要提前去准备，顾大成说那边什么都会弄妥，只需要按时到就成。

那两天正有寒流，广州的温度降到摄氏十五度上下。婚礼那天，花盛开穿了惟一的一套西装，打车前往常去的一家小饭店。据顾大成说，家里还要另外摆酒，都是父母的亲友，李梅嫌拘束，就

先摆上几桌，请自己的一些朋友，人不多，就在一家常去的名叫明月居的小饭店。

街上一派过节的景象，酒吧餐馆里挤满了欢快的年轻人，玻璃上喷着中英文的“圣诞快乐”，不少商铺的门口，有穿着圣诞服装的小丑在派发糖果和小礼品。到处都在塞车，平时骑车十分钟的路程，走了近一个小时才到。饭店叫“明月居”，在一条背街上，门前已经停放着不少车辆，花盛开一进门，就看到后墙上贴着用金铂纸剪成的“百年好合”，小桌子拼起来的三张大台，二十来个人坐着，烟雾弥漫，一派喧哗。

“来了来了。”李梅边喊边迎了上来。她穿着件大红的旗袍，花团锦簇，腰意外地并不长。几张桌子上的人听她的声音，一齐向花盛开看过来。“只等你来开席了，真不像话。”

花盛开拿出礼包递给李梅，嘴里贺着喜，向几张桌子大致扫了一眼，隐隐觉得不妙，除了顾大成和李梅，竟然没有一个熟脸。

“花盛开，我从小玩到大的哥们儿，大家给点儿掌声。”顾大成的长发在脑后扎成一束，前面用摩斯抹得光溜溜的，像是要变魔术。见李梅和花盛开过来，扯着嗓子喊了一声，几张桌子上哗啦啦地鼓掌。司仪出来讲话，竟然是明月居的老板娘。

“今天是顾大成先生和李梅女士结婚的好日子，也是平安夜，顾大成先生看得起我，把这么重要的婚礼放在小店举行，我先代表明月居全体，向他们夫妻表示诚挚的感谢，和热烈的欢迎……”

“你是音乐台的主持人吧？”司仪宣读结婚证的时候，花盛开旁边有个年轻人低声问道。他长着一张刀子般的长脸，眼睛细长，脸上很光洁。

“是。”

“……下面我们请女方来宾发言。”随着一阵掌声，花盛开旁边的年轻人霍地站了起来，原来他是代表。

“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李梅的弟弟，她是我姐姐……”底下有轻轻的笑声，李梅两眼放光地看着弟弟。“其实我不是很同

意他们的婚事，姐夫到今天为止，只给我递过一根烟。不过木已成舟，我祝他们白头到老，和谐美满！”刀子脸语速很快，讲完坐下喝了一口可乐，周围的人才反应过来，掌声和笑声哄堂而起，有个家伙大叫一声“肯定会和谐的”，笑声更响。花盛开觉得有点儿意外，和顾大成对视一眼。

“下面请男方代表讲话。”

突然一片寂静，大家都转着头找人。

“看谁呢，你，你今天是男方代表，我惟一的客人。”顾大成像个出卖战友的叛徒一样，用食指指着花盛开。花盛开指了指自己的鼻尖，慢慢睁大眼睛，在众人的目光中站了起来。

“关于顾大成和李梅的婚礼……”花盛开的脸色异常严肃，客人中有的想笑，但是被气氛所慑，又继续保持着安静。“这是件好事。虽然和李梅接触的时间并不长，但从大成近来的表现看来，李梅的管理能力还是很强的。可以这么说，他们结婚以后，广州的良家妇女都可以安心睡觉了……”

在一阵尖叫和口哨声中，顾大成用手捂着脸，做出非常羞愧的样子。

婚礼从下午开始，一直进行到晚上。花盛开平时滴酒不沾，但在长时间的围攻之下，已经喝了不少。

“差不多就行了，他一会儿还要上班。”顾大成见一帮人围着花盛开，他的脸色已经有些发青，连忙上前说话。

“什么叫差不多就行了啊，今天大家高兴，就想多喝几杯，平时你叫我们来喝还没空呢。”李梅的弟弟把杯子一放，冷着脸坐下了。另外几个也不劝他，都说不喝了不喝了，走吧。李梅赶紧劝自己弟弟，又埋怨顾大成不会说话，结婚是喜事啊，怎么能不让人喝酒。

顾大成也喝了不少，把李梅拉着自己的胳膊一甩：“这是你弟弟吗，怎么胳膊肘向外拐，还不愿意我们结婚，操的是什么心啊？”

李梅把头上的花拔了向地上一扔：“你说操得是啥子心，娘家人舍不得我嫁人，这有啥子不对？要搁我老家，出门前还要大哭一场呢。”李梅一急，四川口音就出来了。

花盛开摇晃着站起来：“你们都别说了，我喝，今天不管喝多少，我一概奉陪。”

“还是花大哥比较懂事。姐，你得管着点儿姐夫，我看你在他眼里，真还不如他这位朋友。来来来，花大哥，我敬你一杯。”李梅的弟弟边说边把杯子又举了起来。

顾大成冲上来就抢杯子：“要喝我喝。”几个小伙子从左右把他拉住。花盛开冲他摆了摆手，示意自己没事，将茶杯里的白酒仰头喝干。

花盛开醒来的时候，先是感到剧烈的头疼，接着想起直播节目肯定完了。

他坐起身来，感觉自己在一张床上，只穿着贴身的T恤和短裤，连袜子都脱了。慢慢想起婚礼，还有最后的一杯酒，李梅弟弟笑着的脸。想不起来如何走的，看来衣服也不是自己脱的。他走下地，在墙上没摸到开关，走到窗户边向外看看，一群住宅楼围着一个小花园，不是自己熟悉的街道。眼睛渐渐适应，走到门边开灯，光线刺得他眯起眼睛。

是顾大成的客房，除了刚才睡的那张床，还有一个衣柜和一张桌子，上面放着手提电脑和一摞书报。地上散乱地扔着自己的衣裤，手机也在上面，已经没电了。穿好衣服，拉开房门，对面就是主卧室，门半掩着，过道的地板上同样散乱的扔着几件衣物，顾大成的裤子上面扔着一条丝质的小内裤，保持着一个冲向卧室的姿势。

关上灯走到客厅，阳台那边是落地大窗，光线比卧室里亮一些，隐约能看到沙发茶几等物。开防盗门的时候发出一声响，花盛开停顿了一下，接着把两道门轻轻扣好，走下楼梯。

劳安一直到中午才起来，煮了点速冻水饺充饥。拼图完完整整地摆在客厅里，史努比躺在木屋顶上，枕着自己的胳膊，翘着二郎腿，天空和草地的颜色很鲜艳。劳安又欣赏了一会儿，将它们重新打乱，装在盒子里。

回想起刚来广州那阵，因为暂时找不到工作，几乎整日与床相依为命。倒是李木每天打电话回来叫她起床、敦促她吃东西，“别把胃弄坏了”。

这关怀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久，劳安还是把它和那台电脑联系起来了。

再打开电脑，劳安轻车熟路地打开了李木的信箱。

“这几天劳安情绪反常，开始我有点不知所措……没想到她居然只是为了小诊所的工作没了。劳安其实很聪明，但又天真的可怕，我真担心哪天会有人把她拐卖了她还给人点钱……我松了一口气，不过又觉得很悲哀，劳安曾经是我们班里最优秀的女生。现在……真不明白……”

再看时间，零时过 10 分发送。那时候正在拼史努比的耳朵吧。

劳安下了线，电话猛然响起来，像是关电脑时触到什么警报。急忙去抓电话，结果脱手，叮里咣当一阵响。

“你在干吗啊，家里进贼了？”是李木。

“没什么，家里来电话。”劳安觉得自己脸红了。

“我晚上要出差，你帮我收拾一下，下班我回来拿。”

“去哪儿啊？”

“北京，三四天吧。”

“噢。”

放下电话，劳安有些坐立不安，终于又打开电脑，找到李木的那些信来查看，那个女人果然是在北京……

与李木在伊妹儿中调情的女人有个英文名 CoCo（劳安记得

那是咖啡的原料，其中含有起麻醉作用的咖啡因），在每一封电子邮件的签名中链接着个人网站的地址。劳安点进去，在 CoCo 的网站里溜达了一会儿，看看右下角的时间，手忙脚乱地下线。将李木平时用的东西收拾在一个箱子里，想从床头柜里拿些常备的药，却看到安全套。劳安正犹豫是不是放几个在李木的箱子里，门稀里哗啦在响，李木自己拿钥匙开门进来。

“你在干嘛啊，慌里慌张的？”

“我在给你拿药。”顺着李木奇怪的目光，劳安看到自己手里还拿着那几个“小雨伞”。

“别拿了，就三四天的功夫。我得马上走，社里的车还在底下等着呢。”

李木的眼睛还在盯着劳安的手，她晃了晃手中的东西，走进了卧室，出来时拿着一沓钱，塞进他的钱包。

“没有厚衣服，下了飞机就去买吧，听说已经下雪了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有人接吗？”

“有，是去开会，那边有会务组的人接。”

说着话，李木已经提着箱子向外走，劳安送到门口，叮咛着身份证和钱放好的话，李木随口答应着。劳安还想往外走，防盗门砰的一声关在眼前，险些撞上。心随着关门声一沉，听着脚步声向着电梯口去了，怔了一会儿，跑到阳台上去看，公寓前面停着一辆面包车，李木出了楼门上车，车子很快消失在劳安的视野之外。

李木打电话回来，说第二天下午回来。那天刚好是平安夜，劳安大肆采购一番，买了一只土鸡和金针云耳回来煲汤。下午开始变天，风起云涌，劳安边在厨房里忙活，边想起小时候下雪的情形，夜里听落雪无边，一觉醒来满山银色，那样的惊喜并不是到广州才没有了，而是随着童年一起远去了。

下午 6 点多钟，李木回来，一进门就喊着好香。